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及其制度创新的多维视角

张 力

(教育部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16)

摘 要: 准确把握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意图,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实际,对新世纪全球范围高等教育的基本态势进行客观研判。在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相关的关键问题及政策要点上凝聚高校和社会共识,形成更大合力。

关键词: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体制改革;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800(2014)01-005-12

党的十八大报告紧紧围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办好学前教育”开始,到“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再到“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这一系列重要阐述,就是让教育与人的生命周期完全一致,贯穿于一个人的幼年至暮年,进而引申到“建设学习型社会”。^[1]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恰恰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所确认的“六大发展任务”,它通常被

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六根支柱”,^[2]首次在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表述得如此明确。对于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党的十八大报告确认“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方向,其政策导向意义极为重要而深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全方位部署和具体要求,尤其强调“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3]这一论述更加凸显了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以后加快制度创新的必

作者简介: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要性和紧迫性。

一、新世纪全球范围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的基本态势

相比上个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借助工业革命的推力,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相互也在争斗,许多国家被卷入战争之中。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世界上有220多个主权国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局部动荡频繁发生,同时,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使得各国也在寻求理性看待地球共有家园。人力资源开发问题从冷战结束之后很快落入国际组织视野,教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当然,像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环境、网络安全等热点问题,也同教育、科技、人才问题缠绕在一起,为国际社会所热议。

如果比较各国教育供给能力,可以采取大中小学总和毛入学率(毛入学率等于在学总人数除以某一年龄段人口基数),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总署(UNDP)测算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指标之一。^[4]从近年数据看,发展中国家大都落在第四组或第三组(分别是低于60%和60-79%),中国2000年义务教育刚基本普及,初中毛入学率8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40%左右,大学毛入学率10%,只能和西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国家同在第四组。到了2010年,中国稳稳进入第三组,据2012年统计,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5%,大学毛入学率30%,已是第三组的高端。再到2020年,中国迈进第二组(80-89%)没有悬念,届时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0%,大学毛入学率40%,也许还要超预期目标,和拉美加勒比海国家平起平坐。与此同时,2020年的印度会到第三组来,中亚、东亚和太平洋国家会到第二组来,中东欧国家到第一组(高于90%)同北美西欧国家持平,已成定局。而世界各国的教育供给水平差距,开始体现在小学,之后是初中和高中,将移至大学阶段。

而且,中国高等教育过去10年大扩招,别的国家也没停顿,2000-2009年间各国数据显示,中国大学毛入学率的增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比我国增幅大的有北美、西欧、中东欧、拉美加勒比海甚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而中国一扩招举世瞩目,好像是不是质量下降了,资源“大饼摊薄”了。记得2006年中央领导问过我们,扩招后我国高教毛入学率在全球上升多少位,当时查了一下也就上升了6-8位,当然现在30%了,可以说上升不止十多位。但是全球毛入学率算术平均值2009年就已经是33%,我国2012年才接近这个比率。尽管发展总水平还有差距,但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今后就是小步子不停步地朝着大众化阶段高端推进。大学毛入学率不到15%被称为精英阶段,15-50%是大众化阶段,超过50%就是普及化阶段。

从大众化阶段高端进入普及化阶段,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思考这些准备,恰恰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世纪之交反思高教有点类似。1998年,上百位教育部长齐聚巴黎的世界高教大会,讨论究竟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结果,大会宣言主张,21世纪的高等教育恐怕不仅是培养工程师、科学家、企管、政界精

英,主要还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当时这一说法提出来,好像并没有为世界关注,但是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回过头看,觉得有道理,前文说许多国家比中国扩招幅度还大,若不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社会将是什么样子?而且,1998 年宣言呼吁大学要方便公民进入离开、再进入再离开,成为终身学习平台和链环,这正在一些国家变为现实。先不说这些国家已经普及高等教育,年轻人接受高教比中国方便得多,但是高教分化显而易见,会有一些坚守学术本位传统的大学,致力于打造学术研究梯队接班人,但是更多高校纷纷探讨能否为促进社会变革注入新的活力,从中找到自己生存下去、发展下去的本钱。所以,2009 年,百多位教育部长再聚巴黎的第二次世界高教大会,可以说空前务实,提出政府要保障什么争取什么,高校要坚持什么拓展什么,十多年前很少讨论的校企合作、教育国际化等专题也都提上议程。^[5]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全球高等教育态势同 19 世纪、20 世纪相比,面目全非。

欧洲是现代大学发祥地,一直以大学远离世俗市场、引导社会主流文化传统价值为荣。恰恰是在进入新世纪门槛之后,适应欧盟一体化,劳动力市场边界开放的现实,原来欧洲多国大学的学制、学历文凭、学位制度很不统一,谁都觉得自己有道理的传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 2001 年开始,有不到 20 个国家在欧盟“博洛尼亚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国家共同认可“3-5-8”学制,即高中毕业后 3 年拿学士,再过两年拿硕士,再过 3 年拿博士。最关键的是欧洲学分累计转移体系(ECTS)有了进展,在 A 国某大学修的学分,和到 B 国修的

学分可以累计互认,最后零存整取,达到标准之后就可以取得学位。^[6]

高等教育的供给格局固然要重视,需求格局也值得研究。世界银行世纪之交以来一直在研讨一个问题,高等教育对国家、地区富裕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全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国际组织?只要 UNESCO 把发达国家资金募集起来,把发达国家师资调动起来,按照志愿者或援助项目方式派送到欠发达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样穷国就会变富,全球经济就可以走上坡路,到底有没有这么简单?恐怕不是,并不是所有知识都能促进发展。所以,世界银行报告提出,^[7]“知识为了发展(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的基础条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具备四个要素,一是完善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公共事业机构制度,促进对已有知识有效应用以及企业繁荣;二是受过教育的、创新型和技能型人才;三是信息化基础;四是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我们可以据此给国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试着打分,如果有些地区都不够及格的话,当地高等教育发展多了还真有问题,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到什么程度,须同当地的产业结构、技术支撑状况、吸纳就业能力之间的匹配有关。试想一下,为什么总听到一些西部地区抱怨高校资源少,布点少、招生少,可能很少关注,西部地区出去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回流,本土培养学生又有多少留在本地区。这就是世行报告所揭示的,如果地区的经济体制不够完善、企业不够繁荣、公共事业不够健全、信息化基础和创新体系不够到位,留住高学历人才是有难度的。这也是西部地区高校寻求产

学研合作步履维艰的原因之一。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的确有“土壤问题”。君子兰对土壤非常挑剔,再看沙漠植物甚至在砂砾中也能存活。同样,我国高等教育根植什么样土壤,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即使是中央部委所属院校,也与生长于斯的“土壤”有关。

全球范围高等教育都在分化,坚守学科本位的是极少数学术品位精致的大学,而且这类大学在不同国家都会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面大量广的高等学校已经开始面向社会岗位群,不这样活不下去,其中,适应个性化需求的恰恰是一些新大学,还有网络学院、在线学习等发展潜力巨大,有些老大学也在关注个性化需求。所以,传统运作、现代运作、后现代运作不同模式交织在一起,这里不应有好与不好的判断,只能给出在一种土壤上哪些最合适的判断。如果生长土壤不够合适的话,尽管有非常好的理念理想,也会面临很多困难问题,在上述三个非常粗线条的分类里面,全球高等教育不同范例层出不穷,而且每个层面中至少可以找出十几个模本,他们都有各自的成功之路,成功的理由却很不一样,好像是刚才说的君子兰、还有更多亚热带植物、沙漠地带植物、高寒地域植物,整个高等教育呈现多样性多元化的态势。

高等教育怎样应对未来挑战,经合发展组织(OECD)2008年报告认为,要重视对强化高教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关系的机构责任,将劳动力市场预测与参与各方作用纳入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系统应主动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就业为导向的学习机会。^[8]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各国“学术中心(含教育和科研开发)”转移的背后,最主要

的是外部宏观形势变化,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含量增加、全球化竞争下的经济分工格局变化面前,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地区)“学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是被裹挟着走的,同时,在激流中需要抓住浅滩,站稳脚根,从而思考漂流后下一个立足点在什么地方。

发达国家近期对高等教育的宏观关切,和我国有很多类似之处。曾有专家评论说,美国高教界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一度为欧洲大学界所不屑,但近年来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左右着欧盟大学的变革。当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出台之前翻译成英文的文稿分送 UNESCO、OECD 和欧盟专家征求意见时,欧盟专家组的反馈意见是“没有想到中国高教毛入学率不到 30%,现在思考的问题和我们高教毛入学率 80%时大体相当。”他们也在探索解决高教扩展后的结构性就业、大学企业深度合作、更多争取海外学生等问题,在金融危机袭来,财政拨款削减后,如何能够留住更多学习者付费受教育?例如,英国 2011 年规定凡年学费 6000 英镑以上的大学须遏制退学率,意思是要挽留有退学意愿学生,包括帮助“挂科”学生提升成绩完成学业,同时也把每年所交学费的钱袋子留住。亚洲特别是中国留学生每年交的不是 6000 英镑,许多都要翻倍,所以他们更有理由千方百计给开小灶辅导、加强语言训练,促使你完成学业。问题性质已经变了,如果严把学科学术标准,就使退学学生被其他学校乃至欧洲别国抢去,其动因就是英国对大学财政拨款在缩减。

再看《欧盟 2020 战略》确定的智能性、可持续、包容性三大增长,其基本思路是以

教育促创新,以创新促增长,以增长促就业,以就业促和谐,它和我国政策导向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揭示,高等教育越来越不像 20 世纪末的模样,现在的高等教育已是多维度发展。所以欧盟最近正在试行一个多维度大学排名(U-Multirank),和英国泰晤士报副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海交通大学的三大全球综合大学排行榜是个“对冲”,当然,多维度排名有些争议,但是欧盟下决心推展,就是希望给出一个导航图,哪些学校很有特色,并不是拼全能冠军,而是观察一个个单项优势。这不仅是对欧盟学生及家长有帮助,对海外学生及家长更有帮助。尤其是近年来国际高校联盟(Universitas 21)推出一种全新的、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为对象的世界排名,显示出在全球化视野中对不同发展状态(不完全是发展水平或者阶段)的高等教育功能作用的深刻反思。

当前,21 世纪迈入第二个十年,很多专家都在预测着这样那样的革命。20 世纪成功的未来学家恐怕非托夫勒莫属,因为他在《第三次浪潮》的预测有不少变为现实,在《权力的转移》提出信息技术可能成为新的权力,相信在网络时代对此感受颇深,他在《财富的革命》中造出一个词叫“Prosumer”,就是把“Producer(制造者)”和“Consumer”(消费者)合二为一,现在无论是 3D 打印,或是网上量身订作商品,都可以看出端倪。关于如何改造学习,托夫勒也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更多专家在预测,随着新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的到来,人类生存方式同教育升级版密切相关,这就是所谓“学习(Learning)2.0”新版本的热议,以前以为只是国内专家关心,没想到国外论坛也

开始关注。

以前都感觉辍学很没面子,像包括英国都说别让挂科学生轻易溜走。结果在学习 2.0 版本中,会把辍学放在终身学习框架里面,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是积极的个性化选择;以前总觉得游戏荒废人生、玩物丧志,结果现在讲利用游戏提高学习效率、促进人左右脑平衡开发;以前在线学习往往受到很多限制,如互动环节不够顺畅,如果变成一对一甚至几对一的方式,又是什么样子?美国本科教学早就开始做了,教授把课程内容告诉所有选课同学,指定一批参考书,允许超范围阅读,但这是课堂师生面对面互动的基础。通常教授在前二十分钟引导大家对已在网络平台上的问题简要回应,并提出若干关键问题让大家讨论。我也旁听过类似的课,一到下课教授不给任何学生答疑时间,夹起包就走。原因在于这节课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更多问题会在课后几个小时内不断提到网络平台上,师生之间保持频繁互动,为下一次课集中讨论做准备,应该说这已经带有研究生教育的特征。所以,反思一下现在国内本科阶段普遍的照本宣科式教学和发达国家的反转式教学方法,其最大差别将是,我国大学生的外国同龄人,也是今后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们可以更迅速地接触和熟悉科技学术领域的最新前沿。

现在国内网上有很多信息比较负面,除了大学生交流如何作弊外,还有就是教师千方百计让学生听课出勤,为此采取了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包括坐在前排加几分等,恐怕是教育 1.0 版本中非常陈旧的做法,却每日每时在我们的高校课堂中上演。现行培养模式对启发学生创新意识来说,

至少显得不是积极促进的。那么,高度个性化的高等教育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如美国一流高中的高才生在高年级就选修部分大学课程,感觉自己到大学深造获得的本领包括学位,一定是将来谋生发展用得上的,于是就到不同大学招生部门去面谈(顺便说一下,咱们大学招生部门一年就是高考热季时忙,美国很多大学招生部门除圣诞新年假外全年都在招生)。那高中生提议校方为他量身打造组合课程和导师组,并可额外付费(申请民间基金赞助或个人家境优裕),这样,双方在协商基础上设置本科阶段导师组、安排不同课程和科研环节,最后授予的学位也参考学生本人意愿。这并非回到学术学科为本位的传统精英路子,而是高度个性化的高端学习机制的一个可能例子,是在高教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大背景下,注意去满足非常“小众”的选择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简称MOOC)以斯坦福大学校长称为“教育界海啸”的方式在全球蔓延,广泛提供可以免费获得的互动式高等教育,估计目前在线学习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在互联网变革世界商业模式的时代,MOOC正在利用这一力量为高等教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借助专业团队负责教学和考试设计,增加教学各方互动,开展学生在家上视频课、到校做作业、与师生交流讨论的反转式教学模式,使教育机构能够影响的受众达到空前规模,使教授们可以同时给成千上万学生上课,学生完全根据个人情况掌握学习进度,教学及其相关评估检测系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全天候运行,使世界各地的师

生和其他类型的学习者有更多机会选择和分享优质教育资源,掌握科学技术的最前沿进展。从2013年起,国内部分高水平大学开始探索开展与国外MOOC合作,正在取得新的进展。^[9]

二、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 关键问题及政策要点

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存在什么关键问题,需要采取什么对策,主要取决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个论坛上,西门子公司在华机构副总经理问如何评价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本人的回答是发展阶段还不一样,中国可能有5%不到的高校能和欧美国家前20%左右高校处于同一水平,当然还没有涉及学习2.0或3.0版本的差异,仅就学科为本位的院校初步比较。到了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望不低于40%,一流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更加扎实,高校科技创新贡献和社会服务能力逐渐增强,这些经过努力都是可以基本做到的。但是,让世人认可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人力资源强国门槛,形成学习型社会框架,只剩下七八年时间,实在显得太紧了。

对高等教育系统来说,需要先把自己的田耕好种好,所以,内涵式发展概念的确认,就有特别意义。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年校庆讲话时明确提出、后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其显著特征就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优化结构和深化改革为动力。简言之,提高质量,就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方方面面;优化结构,就要鼓励高校在不同领域和

层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避免同质化;深化改革,就要抓住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促使教育领域一系列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能够协调跟进、相互配套。

回顾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进程,2002年和2003年每年总规模增量高达300万人,2004-2008年间都是年增200万人,此后逐渐减到每年100万人及以下,其中,研究生增幅显得太快了,2000年时只有30万,《教育规划纲要》预计2015年达到170万,结果2012年就达172万。^[10]所以,今后研究生增长会有节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留些增量,高职和新设本科院校还会投放一些增量,老本科院校恐怕需要持平。随着独立学院洗牌,全国本科院校从现在840多所将增加到1000所左右,高职院校将消化部分成人高校资源,还有些新设在中部人口大省和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基本饱和。在这样的形势下,高等教育质量一定要摆在重要位置,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高教质量30条”文件操作性非常强,本人曾建议一些高校的校长书记在修改院校规划时认真研读“30条”,即使是复制粘贴其中的内容,就能取得很好实效,况且各校还会因地制宜地做出调整补充。

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新阶段,同即将进入的“战国时代”关系密切。所谓“战国时代”,其显著特点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原来是高校挑学生,今后,学生挑学校,双向多次选择的局面,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逐渐变为现实。本人观点:不是会不会有“战国时代”,而是当我国高教毛入学率以40%为新起点,渐次达到50%、70%直至接近100%时,其水到渠成。现在说,办出特色,许多高校似乎没有太多

压力,而在“战国时代”,寻求“一招鲜吃遍天”将成为常态,如果高校作为供给方,没有使考生和家长感到信服的特色学科专业、特色培养模式、特色办学方式,那需求方就免不了“用脚投票”了。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必须依靠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深化改革,自然绕不开高考制度改革,这是连接学习者与高校的第一道关口。《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将始终贯穿其中,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启动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其核心是“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同时特别强调,“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这为下一阶段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明确了总体方向和基本步调。现在看来,本科和高职分考、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分考都成定局,考试和招生都将处在双向选择和制度监督之下,高考制度“房子”肯定不会拆掉,扩展“门窗”则是大势所趋,拔尖创新人才更能顺畅脱颖而出,困难地区困难群体的学习者必须从中更多获益,而这一涉及全局性的改革,必将更加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灵活多样,充分反映学校办学特色和对学生的不同要求,为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营造和谐公平的制度环境。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高校自主招生腐败问题,尽管属于极少数现象,也必须坚守零容忍底线,实施好科学、规范、严密的“阳光工程”,维护公平、有序、高效的考试招生秩序。

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十分重要。如果把现代大学制度解释为构建政府、高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枢纽工程,其就是要解决好政府如何管办学、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完善、社会如何发挥参与监督作用三大问题。其核心是加强章程建设,就是要通过依法制定章程,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教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学校理事会等关系都理顺,落实办学自主权,健全问责机制,扩大社会参与,推进专业评价,在制度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教育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强调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里,高等学校必须根据中央新的部署,在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年底首先做到教育部所要求的每一所高校都要有自己的章程。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不同高校加紧谋划、办出特色,全方位地参与高教“战国时代”竞争,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争创一流佳绩。

高等教育领域的办学体制改革,《教育规划纲要》已经破题,但各地实际进展不够明显。所以,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需要尽快界定清楚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方

式及其相互关系,包括明晰各自产权。此后,行业企业参与公办学校办学、公办学校之间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均可探索实践,国家为此预留很大改革空间。而民办学校能够提供公益性教育服务,也应得到政府补贴、支持和奖励,教师学生享有与公办高校的平等法律地位,推动民办高校分类定位,将《决定》所明确的“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用足、用好、用得规范有序。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混合运作的独立学院进一步洗牌,主要原因是,如果具备了脱离公办高校母体生存的基本条件,完全可以抓住机遇,生长为民办本科院校。如果在边缘状态勉强支撑,及时退出也是合适的选择,这同国家的办学体制改革总体方向是一致的。

高等教育系统的优势是什么?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当代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国内国外,主要优势是通过设定正规学历教育阶段,帮助有条件的学习者系统掌握知识技能,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多集中在显性知识传授上,也就是关注被实践证明的、作为科学规律的知识体系,在传授隐性知识上则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即便是博士生,也不能说在传授隐性知识方面占多大优势,因为隐性知识基本来自职场的实践,学习者参与产学研合作,能够克服相当一部分弱点,但从制度设计上看,还是要给人们多次选择。就像教育部袁贵仁部长谈中国教育梦时说的四句话,“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1]仅靠正规学历教育是不能完成的,还需要同非正规教育、非学历教育、非正式学习相互链接,淡化边界、不唯学历、分担成本,今后符合

中国基本国情的学习型社会框架,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就是通过不同渠道的学习成果会得到国家认可认定。

观察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我们会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像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一样,下面四根支柱如同中小学教育,公民如期接受完中小学,没必要回校进修,继续深造将集中在高中后的高等教育,类似上面的倒伞状,不断接纳各种年龄和身份背景的学习者进修。当美国社区学院注册学生平均年龄 30 岁、北欧一些国家的大一学生超过 25 岁的占一半时,高教毛入学率肯定会高于 100%。到 2020 年我国高教毛入学率 40% 时,可能有十几个国家超过 100%,分别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北欧诸国;当以后若干年我国高教毛入学率接近 100% 时,全球又将有十多个国家可能超过 200%。虽然我们不断在追赶,最终还是要量力而行地打造本国学习型社会,注意参考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当然,如果对 MOOC 能够充分扬长避短、为我所用,则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步伐还可以加快。

西方国家的高教发达了,专家就有所谓过度教育(over educated)之说,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尚无定论。好像 100 人涌入自助餐厅一样,如果大家吃得满意,一般需要准备 200 份甚至更多的饭菜供个人自选,而不是像中国现在这样,100 人在外盯住餐厅里的 30 份盒饭,这就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需要越多国民收入支撑。不过,高教毛入学率提升后,就会出现高学历者向下挤压岗位现象。比如,1970 年全美出租车司机有大学文凭的占 1%,现在差不多 30%;15 或 20 年前

美国超市的收银员多是高中毕业女生,现在都是社区学院毕业女生,如果拿高中毕业文凭到超市找工作,直接被领到后院当搬运工,发达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将来中国高等教育会不会挤压职业技术教育,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完全和良性选择机制,有人预言,迟早中国会有人为找工作不得不把硕士博士学位证藏起来,以本科生身份去谋职,结果 2012 年就开始听到有此新闻了。2013 年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显现的是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到 700 万时出现的竞争格局,今后,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机制只能向前推进不可能后退的前提下,当毕业生年超千万时,不能不面临发达国家多发的结构性就业问题,而符合基本国情的就业创业机制也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和完善。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另外一个重点问题,是与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关的。本来发展中国家十分有限甚至宝贵的资源,能否发挥更大效益,就需要凝聚校内外更多的合力。协同创新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比,最大区别是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而不是技术层面创新,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科技开发活动,而是更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国内外都有协同创新比较成功的范式。

国外成功模式通常有 4 类,一是大学融入企业,如美国硅谷高新技术企业云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融入其中,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科技园是全球高水平生物制药研发高地,北卡大学深入其中;二是大学为基地吸引企业,如英国华威大学,校园里有成百家工程中心、实验室和研发中心,都是

校企合作或由跨国公司直接设点,师生与行业企业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校企各方既可联手研发,也便于企业公司熟悉毕业生就业能力,还可以送企业员工进校培训,一举多得。再如卢森堡大学金融学院,在人均GDP十万美元以上的富国,并没有高薪聘请全球最好的经济学、金融学、财会学、统计学教授,而是把金融学院直接交给卢森堡银行家协会,从学生选拔到教师配置、课程安排、实习安置、论文指导、将来就业,一条龙地由银行家协会帮助设计,所以本国学生趋之若鹜,据说国外留学生申请要排三五年队,该院从2003年设立至今短短十年,就迅速成为欧洲新大学典范;三是政府引导和搭建平台,如日韩的技术研究组合和官产学研结合;四是混合型集群,像欧盟的教育、科研、创新构成“知识三角”,有效整合产学研,推动创新实验室、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组成创新集群。国内较好的案例有北京市的中关村科技园区,还有以校为主向外辐射的清华、浙大以及各地的校校协同创新,贴紧行业专门需要的北京交大、武汉理工大学、兰州交大以及农林水地矿油类高校。

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两大基本动力,一是政府引导调控的外部需求推动,二是参与各方的内在利益驱动。日韩的动力机制基本属于第一类,2013年初有些美籍华人科学家联名给我国国务院领导写信,认为现在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的,大都采取第二类动力机制,参与各方通过协商谈判、利益分担、成果分享来运作,建议中国高校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12]

我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刚刚起步,自从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百年校庆倡

导建立产学研深度合作战略联盟以来,2012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明确了“需求导向、全面开放、深度融合、创新引领”的基本原则,^[13]而且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协同创新”。现在看来,“2011计划”的最新进展,有些在预料之内,就是高校动作非常快,有些省动作也非常快,甚至把省属院校都排出长队,每年都要推进和申报。同时也有意料之外的,就是企业和中科院系统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目前80%的中科院所、60%的行业骨干研究所、50%的大型骨干企业都以不同方式与高校商议开展协同创新。2013年审批公示的第一批14个项目,分布于前沿、行业、区域、文化不同领域,地方大学领衔平台项目已崭露头角,对部属院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实,中央财政引导和奖励经费有限,目前产业界承诺落实的经费已超过200亿元。国家希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推展计划能比“985工程”和“211工程”具有更强的驱动力和更大的吸引力,一定会越走越好。

总之,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部署新要求,今后全国不同类型高校都将主动适应国家区域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探索走出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新路,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国家也将加强宏观政策指导,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健全高教质量保障体系,完善高校教学评估方式,重视中西部高教振兴计划及改革试点项目等实施成效,切实改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模式,多措并举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确保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

战略思路及其相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使整个高等教育事业能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高等教育,已深刻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过程,当今我国高等教育所面对的,正是各领域现代化包括教育现代化的新形势新挑战下的使命定位。在全面步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之后,深入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切入点。一要始终坚持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学术文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每所高等学校都将责无旁贷。二要密切关注社会和公民个人谋生需求的职业性和专业性。财政拨款可能刚够基本生存,但在“战国时代”要活得好,恐怕还要主动直面外部多样化需要尤其是学习者的选择需求。三要积极探索发展方式和培养模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高等教育必须成为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开放平台,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适应社会公民期盼。为此,党和国家描绘了宏伟蓝图,确定了建设方向,而当前和将来的施工实践,还要靠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持之以恒的锐意创新和共同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向全党全社会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它非常贴近民生、深入人心,体现在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之中,为我们把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这一首要政治任务,落实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全过程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谈实现“中国梦”,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

上全面阐释了实现“中国梦”的方向和原则,号召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5]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既有对长远目标的向往和憧憬,又有做好当前工作的期盼和要求。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扎实实把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各项改革发展任务完成得更加出色,为实现中国梦、教育梦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J]. 党建研究,2012(12).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人民网,2010-07-29.
-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13-11-16(01).
-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EB/OL]. <http://www.undp.org/>.
-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EB/OL]. <http://www.unesco.org/general/>.
- [6] 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主网站[EB/OL]. <http://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
- [7] 世界银行专题网站[EB/OL].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WBI/WBIPROGRAMS/>.
- [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网站[EB/OL]. <http://www.oecd.org/home/>.
- [9] 刘亚荣. “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程”对高等教育的冲击[R].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动态,2013(4).
- [10]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1] 柯进等. 我的中国教育梦[N]. 中国教育报,2013-03-08.
- [12] 张力.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 教育研究,2011(7).

[13] 国家教育部主网站[Z] <http://www.moe.gov.cn/>.

[15] 习近平谈中国梦:中国人共享人生出彩机会(实录)

[14] 习近平在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EB/OL]. 新华网, 2012-11-15.

[EB/OL]. 新华网,2013-03-17.

The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n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Zhang Li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16, China)

Abstract: The accurate comprehension of the strategic intent of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must be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alities of our country and the objective study and judging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in the new century. The common understating of both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society on the key issues and key points of policy related to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ust be consistent, forming more powerful resultant forc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责任编辑:王治珂